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八目錄

徐幹

治學

考偽

貴言

法象

務本

邯鄲淳

曹娥碑

魏受命述



魏文帝

典論論文

曹問

六代論

常曜

博奕論

李康

運命論

鍾會

檄蜀文

楊脩

荅臨淄侯書

吳質

荅魏太子牋

荅東阿王書

在元城與太子牋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八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八

晉書

新安少川洪建論校補

治學

徐幹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  
學也學也者所以䟽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  
上務也民之務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  
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然則群物斯辯矣學者  
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  
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姪  
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

畢矣學猶飾也噐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甚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

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人師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旣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散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

豐豐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  
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  
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  
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  
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  
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  
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已心群言一乎已口  
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  
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  
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

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  
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  
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  
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  
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  
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  
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  
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  
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  
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

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考偽

徐幹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惻惻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

秦漢晉魏文選卷八  
四  
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譎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辯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中

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訐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繫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通其大抵也苟可以取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取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



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克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噪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

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騫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

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  
爲盜邾廢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  
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  
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  
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  
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  
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  
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  
者不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

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爲名者使真僞相冒是非  
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  
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  
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卿愿亦無殺  
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  
名者之亂德也豈徒卿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  
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  
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  
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  
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

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

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故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

未稱哉

貴言

徐幹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

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  
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  
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將過督委  
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  
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  
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  
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  
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  
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

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  
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  
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  
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  
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  
微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闔張以致之因  
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  
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  
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  
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

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苟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  
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  
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辯也孔子曰惟君  
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  
卿先後知之間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  
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辯者何也曰以俗  
士爲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  
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  
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  
之不見也於已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

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亦明之故何也夫俗  
士之牽達人也猶鷓鴣之欺孺子也鷓鴣之性  
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踞然似若將可獲  
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躕蹠足而  
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肖  
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  
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  
也斯人也故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  
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  
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娶妻美

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讓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爲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藝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已以爲往鑒焉

法象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恭而不驕

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  
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  
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  
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  
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  
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  
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  
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  
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  
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

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  
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  
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  
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  
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  
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  
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  
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  
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



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  
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慢以爲  
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  
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鼃是故  
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  
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  
歡而不媠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  
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  
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悞慢之  
行臻焉須臾忘則悞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  
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  
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  
須而成是齟齬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  
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  
以肅命興國邾躓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  
服子園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旣醉保祿良霄以  
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

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整折坐必抱鼓周旋  
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襪之間言不越乎  
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  
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  
之望也

務本

徐幹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畧於大道  
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  
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  
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  
琯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  
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驚乎  
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  
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  
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之者莫不自悅

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  
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  
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  
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况人君哉？故罪惡  
若山而已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  
甚矣乎？夫小事者味其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  
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  
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  
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  
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

遠數者爲仁，足以覆幬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  
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  
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  
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  
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  
君非無治爲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  
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  
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  
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  
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

考漢晉魏文選卷八 十一  
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  
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郊勞至於贈賄  
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  
子家羈賢而不能用於奸大國之明禁凌雪小  
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  
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  
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  
國君者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  
致遠以爲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  
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

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  
貊照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  
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  
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何技藝  
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  
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  
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  
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  
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

容治亂既不繫如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  
舒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  
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  
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祗  
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  
不其然耶

曹娥碑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  
末胄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  
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  
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  
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  
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  
設祭誄之辭曰鬱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  
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  
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

訴伸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  
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  
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  
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  
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鏡務耳用刀  
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  
大國防禮自脩豈况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  
不鏤自彫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  
不渝嗚呼哀哉辭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  
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

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  
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効髮髻以昭後昆

魏受命述

邯鄲淳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  
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  
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  
有天下也恭已以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  
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  
勝載鑠乎煥顯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  
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嘆於野執筆之徒咸  
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  
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謂之賦又

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  
曰伊上天闡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  
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  
代雖殊大小繇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  
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內萬邦有  
截帥義翼漢奉禮不越旅力戮心茂亮洪烈樹  
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輝戢翼  
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  
光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宣釐四靈順方元  
龜介王應龍粹黃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

玉陟壇三措以俟旣受休命龍旋鳳峙煌煌厥  
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旣受帝位納  
璽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珪璋峨峨髦士棣  
棣蹌蹌聖躬御策以莅巍巍乎崇功顯顯乎德  
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交  
和日月光精氣稜不作風塵弭清九在壇場之  
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聲  
屢省萬幾謀訪老成治詠儒墨策納公卿昧且  
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諧萬國叙彝倫而折不若  
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門刑錯靡試



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玄斯固我  
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  
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  
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  
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  
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  
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  
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  
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

馳以 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祭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祭之匹也如祭之物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

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  
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  
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  
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  
家言

六代論一首

晉元首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  
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  
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  
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  
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  
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  
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兼  
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  
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

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  
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  
胷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  
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  
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  
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  
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  
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  
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  
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

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  
以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  
臣無立錐之上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  
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  
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櫂  
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  
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

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

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

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  
故也向使高祖踵仁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  
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  
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  
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  
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  
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  
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  
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  
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舉威文景由寬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  
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  
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  
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  
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  
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  
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  
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  
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  
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

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畔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彊之期至于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藪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交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

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  
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  
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  
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  
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  
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  
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  
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  
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  
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

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  
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  
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  
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  
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  
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  
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  
士民建置不义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  
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  
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



秦漢晉魏文選卷八 二十九  
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韋弘嗣

蓋黜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  
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  
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  
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  
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  
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

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  
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  
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  
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  
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  
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  
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  
衣物徒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  
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  
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

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  
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  
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  
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  
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  
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  
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  
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  
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  
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

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 運命論

李蕭遠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

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

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禰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鄜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

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闔於洙泗之下  
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  
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  
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  
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  
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  
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  
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  
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  
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

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  
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  
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  
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  
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  
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  
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  
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  
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  
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

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  
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  
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  
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  
之忤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  
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  
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  
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  
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末成其名而歷  
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  
漢不求而自得不徵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  
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  
之而弗得矣凡希世合之士遽蘇戚施之人悅  
仰尊貴之類透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  
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  
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  
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  
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

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  
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  
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  
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躑於前而不懼  
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  
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  
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  
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  
不如楊雄仲舒之闐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

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  
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  
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  
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  
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  
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推紵而守  
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  
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璠璣之珍可觀矣夫如  
是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

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  
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  
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  
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  
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  
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  
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  
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  
星廻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  
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檄蜀文

鍾士季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  
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  
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  
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  
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  
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  
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  
勞役未已是以命受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

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大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

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

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  
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  
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  
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  
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  
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  
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咲則福  
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

荅臨淄侯書

楊德祖

脩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以其文誦讀反覆  
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  
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  
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  
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  
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  
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

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德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拊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書悔其少作若岬山周旦之疇爲皆有譽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瓌瓌何足以云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牋

吳季重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  
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  
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才力  
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畧盡臣獨何德  
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  
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  
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  
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

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

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胷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自信到奉所惠既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  
之邈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  
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  
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  
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  
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旣威儀虧替言  
辭漏滌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  
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恂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鞞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

情踴躍於鞍馬謂可比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瑞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荅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



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  
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  
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吳質白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  
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  
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  
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  
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栢人乃  
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泝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  
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  
藺之風東接鉅鹿想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  
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

以位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教使農夫逸豫  
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  
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  
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度幾之  
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  
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  
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  
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  
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  
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

多云質死罪死罪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八終

